



第四秘密议定书

The Fourth Protocol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剑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第四秘密议定书

The Fourth Protocol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剑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FOURTH PROTOCOL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 ©1984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四秘密议定书 / (英)福赛斯(Forsyth, F.)著; 丁剑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05-4

I. ①第… II. ①福…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404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9683

第四秘密议定书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 剑 译

出版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江一常

特约编辑: 陈达凯 金 浩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 齐 娜

责任印制: 戚 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 (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0551-5657388

开本: 710×1020 1/16

印张: 24.5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461-2805-4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部

CHAPTER
ONE ●

第
一 章

灰衣人决定午夜去盗取那套戈伦钻饰，只要钻饰在那户人家的保险箱里，而且房屋的主人出门在外。他要把这两件事弄清楚，所以他一直在监视和等待着。到晚上七点半时，他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那辆庞大宽敞的美洲豹轿车，派头十足地从地下车库里疾驰而出。在车库出口稍停了片刻，驾车者观察了一下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然后转上了马路，朝海德公园路口方向驶去。

在公寓对面，身穿灰色专职司机制服的吉姆·罗林斯满意地叹了口气。他正坐在一辆租来的沃尔沃旅行车的驾驶席上，在贝尔格莱维亚区的街道对面暗中窥视。他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一幕：开车的是丈夫，妻子坐在丈夫后面。罗林斯早已发动了汽车，开起了暖风御寒。这时他把自动挡切换到D挡，把车子开出停车线，跟上了前面的那辆美洲豹。

罗林斯从凌晨四时起在那里监视。那是个晴冷干燥的清晨，格林公园东面的天空已经曙光初露，但街灯仍然亮着。其间尽管有几个人从这条街道路过，但这里是伦敦西区最富裕的贝尔格莱维亚区，一个坐在大车里的专职司机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注意。这辆车后面还颇为显眼地放着四个衣箱和一只食品篮，在12月31日的上午，有许多富人准备离开首都，去他们的乡下别墅庆祝新年。

到海德公园路口的时候，罗林斯和那辆美洲豹之间只有50码，中间隔着一辆卡车。开上公园大道时，罗林斯还担心了片刻，因为那里有一家英格兰皇家顾资银行的分行，他担心美洲豹轿车里的夫妇会中途停下来，把钻石存到银行的夜间保险箱里去。

到了大理石拱门，罗林斯又满意地叹了口气。前方那辆车没有在拱门旁掉头往南去银行，而是径直沿着大坎伯兰街往北开了下去，接着上了格洛斯特街，一直保持着向北的方向。这样看来，劳特诺大厦九楼公寓的主人并不打算把那东西托付给银行。要是他们没有随身带着那东西去乡下，那就是准备在新年期间把它们留在公寓里。罗林斯相信一定是后一种情况。

他尾随着那辆车一直到了汉顿路，直到看着它驶上 M1 高速公路，然后才掉头返回伦敦市区。显然和他预想的完全一样，夫妇两人打算去妻弟谢菲尔德公爵的北约克郡庄园过年。开车到那里至少要六个小时，这样，他就有了至少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了。他相信自己能马到成功，要知道，他可是伦敦保险箱大盗里的顶尖高手。

上午，罗林斯把沃尔沃旅行车交回租车公司，把制服还给租衣店，把空衣箱放回他的壁橱，回到了他的地盘——旺兹沃斯的公寓。这套顶楼公寓是由一个茶叶仓库改造成的，非常舒适，而且布置得很奢侈。不管罗林斯有多么成功，他是个南伦敦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也许旺兹沃斯不像贝尔格莱维亚和梅费尔那么时髦，但这里才是他的家。和他的所有同道中人一样，他喜欢在自己地盘里特有的安全感。他只有回到这里时，才会有踏实和安全的感受，虽然在当地的黑社会和警察局看来，用黑道上对罪犯和恶棍的俗称来说，他就是有名的“脸儿”。

和所有成功的大盗一样，他在自己的地盘里刻意保持低调。他开的是一辆普通汽车，对自己唯一的纵容只有那间陈设考究的公寓。至于他的真正职业，他一直小心翼翼，刻意隐藏，令人无从捉摸。所以，虽然警方怀疑到了他的专业，但他除了在少年时期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监禁记录外，几乎有着清白无瑕的“历史”。他显而易见的成功和令人捉摸不透的成功手法，无疑为他在这个行当的年轻追随者里赢得了尊重。不仅小鱼小虾们乐意为他跑腿，连那些挥舞着双管猎枪和镐把、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打劫的莽撞之徒也对他敬畏三分。

当然，他一定要有个门面上的生意来掩盖脏款的来路。所有成功的“脸儿”都有着某种形式的合法职业。常见的门面生意是出租车生意（驾车或者运营）、杂货铺或者废旧金属回收站。这些门面生意都有大量的隐藏利润，允许现金交易，而且有空闲时间和一系列的隐蔽场所，还有雇佣一伙流氓打手的便利条件。充当打手的通常是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但又非常有用。这些人也总是需要一个表面上的合法职业，用来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

事实上，罗林斯就开着一个废金属和旧汽车交易场。这给了他接触设施完备的机修店、各种金属、电线以及电解液的便利。他也雇了两名彪形大汉在交易场照应，一旦麻烦上门，这两个人就可以披挂上阵，充当他的保镖。

罗林斯洗了澡，刮过脸，在早上的第二杯意大利浓缩咖啡里放上糖块，一边搅拌，一边再次研究起比利·赖斯送来的草图。

比利是他的学徒，今年 23 岁，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而且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甚至可能青出于蓝的窃贼。比利在黑道上初出茅庐，热衷于为有江湖地位的人做事。因为他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指导，他也希望自己能早日上路，自立门户。24 小时前，比利穿着一家高级花店的制服，抱着一大束鲜花敲响了芳特诺大厦九楼公寓的房门。这些小道具使他毫不费力地通过了大堂的门房，他在途中记下了大堂入口的准确布局，门房的住处，还有通往楼梯的路线。

公寓的女主人亲自应了门，在看到那束鲜花时，因为惊喜而显得容光焕发。鲜花是假借退伍军人慈善基金委员会的名义送来的。菲奥纳女士是基金会有一个女赞助人，而且 1986 年 12 月 30 日这一天的晚上，她正要去参加该基金会有一个庆祝舞会。罗林斯估计，即使她在舞会上向某个委员提起这束鲜花，那人也会认为是另外的某个委员代表他们送的。

菲奥纳夫人在门口检视了花束上的卡片，用她那个阶层的女士特有的清澈口音一边惊叫“啊，多可爱呀”，一边接过了鲜花。比利掏出他的签收本和圆珠笔。因为不能同时拿着三件东西，菲奥纳女士匆忙返回起居室放下花束，让比利一个人在窄窄的门道里等了几秒钟。

比利天生一张娃娃脸，长着一头蓬松的金发和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笑起来略带腼腆。他是个天才，自信能骗过都市里所有的中年家庭主妇。他那双带着点孩子气的眼睛，事实上极为老辣。

在按门铃之前，他已经花了整整一分钟时间检查过整扇门、门框以及旁边的墙壁。他在找一种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小型蜂鸣器，或者一个用来关闭

这种蜂鸣器的黑色按钮。当确定没有后，他才按下了门铃。

单独待在门道里的时候，他又做了同样的事，在房间内部的门框和墙壁上查找那种蜂鸣器和开关，同样一无所获。等女主人返回门厅，准备在收条上签字时，比利已经弄清楚门上装的是一把防盗保险锁。他心存感激地发现那是一把丘伯防盗锁，而不是据说无懈可击的布拉玛牌防盗锁。

菲奥纳女士接过签收本和笔，但那只圆珠笔的笔芯早已空空如也，而笔尖的最后一滴油墨也在纸板上耗完了。比利诚惶诚恐地道谦，菲奥纳女士笑着告诉他没关系，她记得她的包里有一支笔。然后她转身朝起居室远处的一个房间走去。这时，比利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那扇门的确连接着一个报警系统。

在敞开着的风门的铰链一侧，有一个小小的棒状触点凸出来，触点对面的门框上有一个插孔。他明白在这个插孔里一定装着一个微动开关，当门处在关闭位置时，棒状触点将进入插孔并使开关接通。

当自动报警系统被激活时，一旦房门开启，断开的微动开关就会发出警报。比利用了三秒钟时间，取出一管万能胶，往那个装着微动开关的小洞里挤入一些胶水，然后用一小团混合了胶水的黏土球堵住了插孔。四秒钟后，黏土球就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硬，把微动开关和房门边缘上的触点隔离开。当菲奥纳女士带着签好字的收条返回时，看到可爱的年轻人正靠在门框上。比利带着抱歉的微笑站直身子，同时搓掉了手指上残留的胶水。

随后，比利把公寓大门的布局，门房的休息室，楼梯和电梯的位置，通向那间公寓的走廊，公寓门背后的小过道，以及他窥探到的起居室的有关情况对罗林斯一一做了详细的描述。

罗林斯喝着咖啡，他相信四个小时以前，公寓的主人一定把衣箱提到走廊上，然后返回门道里设好了他的报警器。和平时一样，报警器在设置时是不会发出蜂鸣声的。当主人关好房门后，他一定会用钥匙把保险锁完全锁死，并认为他的报警系统已经被激活了。的确，棒状触点本来是应该和微动开关



接触在一起的，锁死房门就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并激活整个报警系统。但因为棒状触点和微动开关被隔离开了，至少大门上安装的保安系统就成了摆设。罗林斯相信自己能在半个小时内打开这把锁。公寓里应该还有一些其他机关，他也将一一破解。

喝完咖啡，罗林斯拿起了剪报夹。和所有的珠宝大盗一样，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报纸上的社交新闻栏目。这个特殊的文件夹，就是菲奥纳女士出席的所有社交活动的剪报资料。还有她昨天晚上参加节日舞会时佩戴的那套完美无瑕的戈伦钻石首饰的资料——只是罗林斯担心，这可能是她和这套钻饰最后一次同时出现了。

往东 1000 英里之外，莫斯科和平大街 111 号三楼的公寓里，一位站在起居室窗前的老人也同样等待着午夜。午夜意味着 1987 年 1 月 1 日，他 75 岁生日的到来。

中午已经过去好一会了，但他身上仍穿着睡袍——他如今已经没有必要一早就起床穿戴整齐去办公室，而且他也没有办公室可去了。比他年轻 30 岁的俄罗斯妻子艾丽塔带着两个孩子去高尔基公园滑冰了，所以他独自在家。

他看了一眼墙上镜子里自己的模样。跟他回想起自己的生平，或者展望自己余生时的感觉一样，镜中的形象同样令人沮丧。早生皱纹的面庞现在已经沟壑纵横；昔日又浓又黑的头发，现在也变得雪白、稀疏、毫无活力；因为常年酗酒纵烟，皮肤上也布满了斑点。他伤感地收回目光，回到窗前看着下面积雪的街道，几个穿着厚厚冬装的老太太正挤在一起扫雪，而这场雪晚上还会接着下的。

那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沉思着。从他在贝鲁特结束那毫无意义的流亡生活然后来到这里算起，到现在已经差不多 24 年了。那时候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尼克·埃利奥特和“企业”的其他人已经都知道了，而且他最终也向他们坦白了。所以，他抛妻弃子来到了这里。如果他们希望跟他在一起

的话，他们随后是可以来和他相聚的。

起初他觉得像是回家了，回到了一个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家园。他曾经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生活；他曾经真心实意地认为那在哲学意义上是必定会胜利的。为什么不会呢？他已经花了 27 年的光阴为之奋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曾经感到幸福而满足。他完成了大量任务，这为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赢得了尊重。他是“五大明星”之一，和伯吉斯、麦克林、布伦特、布莱克齐名，是那些曾经打进英国政府机构核心的人物中的佼佼者。

伯吉斯酗酒如命，而且是个同性恋，还没来得及到这里就早早进了坟墓。麦克林起初看破了一切，但他后来于 1951 年来到莫斯科。从 1963 年开始他变得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并把这一切都发泄在梅琳达身上，后者最终拒绝来这里，拒绝住进这处公寓。麦克林却依然故我，后来不知为何变得彻底失望和愤怒起来，直到最后患上了癌症，那时他已经和他的主子形同陌路。布伦特是受到排挤，后来不光彩地回到了英格兰。就这样，只有他和布莱克留了下来。老人回忆着。有一点他羡慕布莱克，那就是后者完全被同化了，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布莱克已经邀请他和艾丽塔一起共度新年夜。当然，布莱克有世界性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丹麦人，母亲是犹太人。

对菲尔比而言，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障碍，他在来这里的头五年就明白了。现在他已经学会了流利的俄语，不论交谈还是写作都毫无问题，但他仍然保留着明显的英国口音。此外，他也已经开始痛恨这个社会——这个彻头彻尾，无法逆转，也不可改变的外国社会。

那还不是最坏的——在到这里七年后，他就失去了最后的政治幻想。那是个谎言，他已经足够明智，可以看穿这一点了。他耗费了他的青年和壮年时光为这个谎言效力，为这个谎言撒谎，为这个谎言背叛、抛弃了那个“绿色的、令人快乐的国土”——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谎言。

多年来，作为一种待遇，他可以看到所有的英国杂志和报纸，当他在为发动袭击出谋划策的时候，他同时也跟踪着板球的比分；当他在准备着具有

巨大破坏力的假情报的同时，他也在关注着那些亲切而熟悉的地点；在他为克格勃的高层人物，甚至主席本人，就如何更好地颠覆那个小岛提供资讯的时候，他同时也坐在国家饭店酒吧的高脚凳上，不为人知地倾听着英国人用母语逗笑取乐。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无论是酗酒还是数量众多的女人，都不能片刻驱散他内心的绝望和空虚。已经太晚了。他无论如何是回不去了，他告诫着自己。然而，然而……

门铃响了。他感到有些迷惑。和平大街 111 号是一处完全为克格勃拥有的建筑，位于莫斯科中心区。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年长的克格勃人员，还有少数外国政府人员。访客是需要到守门人处登记的。也不可能是艾丽塔，她自己有钥匙。

他打开门，发现一个男人孤身站在门外。那人年轻力壮，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裘皮无檐帽，僵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这显然不是因为外面的寒风，他是从温暖的汽车里走进温暖的公寓楼的，鞋子上没有任何冰雪的痕迹。在他那双空洞洞的蓝眼睛里既看不出友好，也看不出任何敌意。

“菲尔比上校同志吗？”

菲尔比有些吃惊。关系密切的朋友，比如布莱克和其他几个人，都叫他“金”。其他人则只知道他多年来使用的化名。只有极少数很高层的人才知道他叫菲尔比，是个已经退役的克格勃上校。

“是的。”

“我是九处的巴甫洛夫少校，负责总书记处的工作。”

菲尔比知道克格勃的九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所有高层党员的保卫工作，也负责他们的住宅和办公机关的保安工作。这个部门的人员在党的办公机关里执勤或者参加庆典时会穿上制服，制服上是特殊的铁蓝色帽带、肩章和领章。他们就是人们熟知的克里姆林宫卫队。在担任保镖的时候，他们穿的是精心剪裁的便装。他们必须身体强健、训练有素、忠心耿耿，而且装备精良。

“哦。”菲尔比说。

“这是给您的，上校同志。”

少校递过一个纸质精良的长信封。菲尔比接了过来。

“还有这个。”巴甫洛夫少校又拿出一张上面记着电话号码的卡片。

“谢谢。”菲尔比说。那位少校没有多言，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沿着走廊离开了。不一会儿，菲尔比从窗口看到一辆闪亮的黑色海鸥牌轿车开过大门，车上挂的是“MOC”打头的中央委员会专用车牌。

吉姆·罗林斯用放大镜俯视着杂志上的照片。那张照片是一年前拍的，照片上正是他早晨刚看到过，和丈夫一起驾车向北离开伦敦的那个女人。她站在觐见的队列里，旁边的一位女士正在向亚历山德拉公主致意。她戴着那套钻饰。罗林斯习惯在每次出手前花上几个月时间研究目标，他对这套钻石的来历已经比自己的生日都熟悉了。

1905年，年轻的马盖特伯爵从南非归来，带回了四块品相极好的毛钻。他在1912年结婚时，委托伦敦的卡地亚珠宝店对这些钻石进行切割和镶嵌，以送给他年轻的夫人做结婚礼物。卡地亚珠宝店最终委托阿姆斯特丹的阿谢尔家族负责钻石的切割工作。自从这个家族成功地加工了巨大的库里南钻石后，就一直被公认为全世界手艺最精湛的钻石匠人。那四块毛钻后来被加工成两对形状一模一样的58面梨形裸钻，一对各重10克拉，另一对各重20克拉。

钻石送回伦敦后，卡地亚珠宝店把这些钻石用白金镶嵌，配上40颗小钻石，做成了一套首饰：以一块大的梨形钻石为中心做成了一副头饰，另一块大钻石做成了一副垂饰；另外两块钻石做成了一对一模一样的耳环。钻饰尚未完工，伯爵的父亲谢菲尔德第七大公就去世了。伯爵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因为谢菲尔德大公姓戈伦，这套钻饰就被人称为戈伦钻石。

1936年第八大公去世时，把这套钻饰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944年出生的女儿，还有一个1949年出生的儿子。吉姆·罗

林斯放大镜下的，正是他现年 42 岁的女儿的照片。

“你不会再有机会佩戴它们了，亲爱的。”罗林斯自言自语着，把当晚要用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

哈罗德·菲尔比用餐刀剖开信封，取出信件摊在起居室的桌子上。他不由大为感动，因为这是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上是苏联领袖一丝不苟的笔迹。当然，用的是俄语。

和信封一样，信纸的质地也很精良，而且没有抬头。总书记肯定是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 26 号的私邸里写的这封信。那座构制宏伟、极尽奢华的建筑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党的最高层领导在莫斯科的私邸。

信的右上角写着日期：1986 年 12 月 31 日上午。接下去是正文：

亲爱的菲尔比：

不久前你在宴会上的一番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在莫斯科，对英国政治的稳定性总是估计过高，这种倾向在当前尤为严重。”

我非常希望你能对这番评论加以阐发和整理，并以书面形式提交我个人。不要保留任何副本，也不要让秘书插手。

在报告完成后，请以巴甫洛夫少校给你的电话号码打给他本人，他会赴你处收取。

在你的生日来临之际谨表祝贺。

您真诚的……

信末是一个签名。

菲尔比缓缓吁了口气。这样看来，克留奇科夫在 26 号举行的招待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宴会还是被窃听了。他本来就有些怀疑。作为克格勃的第一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克留奇科夫是总书记御

头彻尾的傀儡。尽管拥有大校军衔，克留奇科夫却不是行伍出身，甚至也不是一个专业的情报官员；他是个从底层干上来的忠诚党员，是现任苏联领袖在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提拔上去的一批人之一。

菲尔比把那封信又读了一遍，然后从面前推开。他心想，这老头子的风格一点都没变。讲话简洁到干巴巴的程度，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没有那么多客套，而且不容人反驳。虽然只是略提了一下他的生日，但也足以表明老头子事先看过他的档案，也许还做了更多的准备。

菲尔比仍然有些感动。来自这位平常极为冷漠、高高在上的人物的一封信，足以让人宠若惊。毕竟今非昔比了。这位现在的苏联领袖当初到克格勃任主席的时候，菲尔比已经在克格勃服役多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情报明星。他经常就西方情报机构的概况，特别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在克格勃内部举行专题演讲。

和所有受命到另一个领域指挥内行的党员一样，新主席也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了自己的人手。作为五明星之一的菲尔比尽管受人尊重，也认识到了在这个充满阴谋的社会里有个身居高位的后台的重要性。新主席比前任更为睿智更富涵养，而且对英国显示出一种好奇心，虽然谈不上入迷，但超出了单纯的兴趣。

在那些年里，他多次要求菲尔比就英国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的人物背景和可能的影响进行解读和分析，菲尔比也总是欣然从命。总书记似乎是想核实一下那些所谓的英国通的观点以及自己的老部下鲍里斯·波诺马廖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提交的情报。有好几次，他在英国问题上都采纳了菲尔比暗中提出的建议。

菲尔比上次面对面看到这位俄罗斯的新“沙皇”是在1982年的5月，那已经是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欢送他从克格勃重返中央委员会，表面上是去担当秘书长，实际上是准备接替行将去世的勃列日涅夫，同时也筹备自己的新领导班子。现在，他又来找菲尔比出谋划策了。

菲尔比的沉思被艾丽塔和孩子们回家的声音打断了，滑冰归来的孩子们脸蛋通红，到了家还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回想起 1975 年的时候，梅琳达·麦克林已经离开很久，那时克格勃的高层认为他混乱的宿娼和酗酒行为丢了他们的脸（至少丢了党机关的脸），就派艾丽塔来和他一起生活。她那时是个身体健壮的克格勃特工，而且是犹太人（这一点很特别），她当年 34 岁，长着一头黑发。他们在同一年结婚了。

婚后，他出色的个人魅力发挥了作用。艾丽塔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而且顶着压力拒绝继续向克格勃汇报他的情况。她的负责人束手无策，只好向上层如实做了汇报，结果得到的命令是不予追究。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婚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相继出世。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金？”艾丽塔看见他起身把那封信装进口袋。菲尔比摇摇头。她就回头继续帮孩子们脱棉衣去了。

“没什么，亲爱的。”菲尔比说。但她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她知道再问也没用，就走到他身边，吻了一下他的面颊。

“今晚在布莱克家可不要再喝那么多了。”

“尽量吧。”他微笑着说。

事实上，他想放纵自己最后再痛饮一次。像他这样的酒徒，一旦在聚会中喝起来，不烂醉如泥是停不下来的。他已经把 100 个医生劝他戒酒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他们强制他戒了烟，那已经够过分了。酒是绝不能戒的。当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滴酒不沾，他明白，在这次宴饮后，自己怕是要有段时间不能喝酒了。

他回忆着他在克留奇科夫的宴会桌上说的那番话，还有引发他说那番话的念头。他知道在英国工党核心发生了什么，以及局势接下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作为某种待遇，关于英国的大量原始情报仍然不断地转给他。但只有他有这种本领，能够把这些情报拼凑到一起，置于英国群体心理的框架下加以归纳整理，从而看到真正的画面。如果他要让脑海中的那些想法变成现实，